

雙
槐
歲
鈔
一



雙
槐
歲
鈔
二



雙
槐
歲
鈔
三



雙
槐
歲
鈔

一

黃
瑜
撰

中
華
書
局

雙
槐
歲
鈔

二

黃
瑜
撰

中
華
書
局

雙
槐
歲
鈔

三

黃
瑜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雙槐歲鈔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筠州人系出度支員外郎漢卿之後五傳至郡馬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子朝奉雍孫西臺侍御史憲昭曾孫宣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以忠言謫南海生宣慰勤王有功生子教號疊水弟敏領洪武癸酉鄉薦教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泗公之父也世傳仕業自疊水以來始潛而弗耀匯休鍾慶實發於公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蓄受之廣山納而海函爲學絕絳繪阿曲之習而惟聖賢是希焉爲文去摛掇雕鏤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達于家邦而覲其德者心融寬猛竝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誠服至接物應事和而不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在胎教時母太孺人伍氏夢赤馬入空覺而婉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矩矱頭角嶄然不隨羣兒戲弱弗遊里塾適童生屬對曰黃楮題朱字方指授采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卓犖近似調羹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遣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目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此兒也既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得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識大得其旨適提調甄收俊髦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標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見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宣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門而學益進講習之暇則修堂祠營居室凡禮主之制祭祀之儀冠昏喪葬必倣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

方之教素嚴。公事之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備盥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藥餌必親熬。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纔十二。卽知哀慕。繼母李氏鞠養之。旣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踊泣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殯斂送終之節。凡當時搢紳之所不能行者。務盡其曲折。冒荊莽以求兆原。日行數百里。兩足潰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自己出。未嘗吝焉。兄弟欲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一無所取。歸自墓所。敝篋露祭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詬且攘。亦不與校。已而瑄蕩析。至無以家。公出已貲贖還所居第。賙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旣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拭淚曰。余永感久矣。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語次。益歎歎不自勝。同列咸爲之感歎。士林由是賢其爲人。計偕北上。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言。上疏言六事。忤權貴。興濟伯楊公善欲縑之。輿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鄭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濬。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竟不第甲科。歷政司徒。日久以材幹聞。御史缺員。銓曹署公名。有揚州俞姓。夤緣戚畹者。排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關節求進。吾不爲也。旣而兩廣兵興。旨意不限士之貫籍。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公遂得惠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狡獪。前令往往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

其心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略以猛濟之。故聲色不施。而翕然欣服。初豪戶不供糧稅。上官每加譴責。莫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果皆乘肩輿。衣羅綺。導以鉦旛。來見公。褫之於庭。示以禮制。由是閭閻服舍。無違式者。又有曾某者。將履任時。拏舟來迓。趨事甚勤。渠意公必假以顏色。尋以微糧不完。與衆同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通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還以數千計。戶口既滋。遂增置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既盛。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蠹藏奸。亦披抉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曰。吾事也。遂具實遣人聞於上。并申合屬。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皆允之。乃捐已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貲以助。買城東軍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經營告成。至於壇壝橋梁。驛傳鋪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至學。與師生講論經史。考試講業。聲譽不倦。時富室多爲義官。如顏莊輩。惟塞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輩以不見陳爲耻。於是競以子弟遊泮爲榮。而弦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自公興振庠序。曾瓊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者也。公視民如子。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恆哀矜焉。聽訟時。公門大開。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鞭撻閒閒。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寡婦爲豪民奪其園池。公廉得實。即斷還其業。民以債負爲上杭商所毆者。以俸金代還之。胥吏或旅寓獲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朔望必解桎梏。櫛沐飲食之。莫不感泣。籲天祝公之壽。偶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歡聲如雷。府經歷黎獻見而駭。

異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罪人如此，他可知矣。府太守吳公釋思，尤加禮重焉。侍御龔公晟，號嚴峻，待興寧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聞能名，卽加褒獎，尋薦諸朝，訪察閒，且樂從公之言，有冤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斃筆下，每救護之，全活甚衆，興寧有嫡庶競田產，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勘，公爲開陳因心之憾，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閒田，雖異境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邑民淪浹骨髓，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舍黃魚而不食，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覲儺載道，云驅瘴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盈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苴無敢至門，惟勇於爲義，嘗有貢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贖莆庠吳瑤之父喪，蒙無留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送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儲蓄，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況於百姓乎？成化壬辰，豪民黃新恃富殺人，上司以其無屍欲出之，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蚌蟄折左股，入祝池而斃，公呼新謂曰：汝折其左足，埋黑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輸服，遂得尸，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僉事蒼錄囚至惠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爲疑獄，公堅不肯，爭曰：供證明白，尸旣獲矣，又何疑焉？蒼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勘結，里排隣曲，俱各證新情眞罪當，始書決單，新遂棄市。公卽乞歸，罷侍御，晟以已登薦剡，留之不得，于時行李蕭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嘆曰：行囊甚空，盜胡爲來？至則涕淚羅拜，各出所有爲贖，公堅卻之，因護送至山谿間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爲長樂劇盜首，剽掠鄉城，邑

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設計擒至。自以爲不賞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爲良善。遂縱焉。允快快。嘗欲盜再發。以見尤。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生祠。繼公爲令者。安成李君顯。使庠生魏鳳等來求繪容。公謙讓不居也。優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身廊廟爲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遷居廣城之省前。隣之人咸薰其德而良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宣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同邑大槐人。卽江州判官習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人。曰畿。曰廣。畿娶陳氏。宣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外傳。次金騰。猶在襁褓。廣娶阮氏。胄出。揮使之女。女子二人。名士蔡縉。何彬。其婿也。公屬纊之先。預知遊期。晨起。猶洒掃庭內。哦萬里銘旌詩。其夜間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翛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學兼備。名動朝署。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撫拾大概。以竢國史實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興國同知同年。鄭生番禺謝廷舉撰。

雙槐歲鈔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敘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誦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卽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顛作也。斯纂述之恆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鈔。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羣籍。維典乃憲。譬則武庫洞開。神物焜耀。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擁日月而臨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采瑩弃瑕。而眚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禮辭謠識。摺撫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祕。鑒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募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始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雙槐歲鈔序

二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書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哀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選。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禮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眚。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爲卷十。爲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覈奇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鈐契。究諺談爲稗官。搜神恠爲鬼董狐。資譴浪調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爲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尙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治聞。殆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

不遺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緲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輒卽鈔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庸陋。擇焉而不精。詞藻懦弱。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轅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